

# 曾国藩家书



### 《曾国藩家书》简介 《曾国藩家书》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书信集，内容涵盖修身、治家、为官、处世等多个方面，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与智慧。这些书信不仅是家族交流的记录，也是研究曾国藩思想的重要...料。### 作者简介 曾国藩（1811年 - 1872年）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人，晚清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理学家和文学家。他是湘军的创立者之一，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，封一等毅勇

曾国藩

# 目 录

- 1 修身篇·禀父母·谨守父亲保身之则
- 2 修身篇·禀父母·痛改前非自我反省
- 3 修身篇·致诸弟·明师益友虚心请教
- 4 修身篇·禀父母·劝弟勿夜郎自大
- 5 修身篇·致诸弟·劝弟谨记进德修业
- 6 修身篇·致诸弟·劝弟切勿恃才傲物
- 7 修身篇·禀父母·做事当苟不懈
- 8 修身篇·致诸弟·劝宜力除牢骚
- 9 修身篇·致四弟·不宜露头角于外
- 10 修身篇·致九弟·劝宜息心忍耐
- 11 修身篇·致九弟·劝弟须保护身体
- 12 修身篇·致九弟·做人须要有恒心
- 13 修身篇·致九弟·言凶德有二端
- 14 修身篇·致九弟·愿共鉴诫二弊
- 15 修身篇·致九弟·注意平和二字
- 16 修身篇·致四弟·必须加意保养
- 17 修身篇·致九弟四弟·早起乃健身之妙方
- 18 修身篇·致九弟·宜平骄矜之气
- 19 修身篇·致九弟李弟·须戒傲惰二字
- 20 修身篇·致四弟·用药须小心谨慎
- 21 修身篇·致四弟·不宜非议讥笑他人
- 22 修身篇·致九弟季弟·做人须清廉谨慎勤劳
- 23 修身篇·致九弟季弟·必须自立自强
- 24 修身篇·致九弟·望勿各逞己见
- 25 修身篇·致九弟季弟·治身宜不服药
- 26 修身篇·致九弟季弟·服药不可大多
- 27 修身篇·致四弟·劝弟须静养身体
- 28 修身篇·致四弟·与官相见以谦谨为主
- 29 修身篇·致九弟·述治事宜勤军
- 30 修身篇·致九弟·只问积劳不问成名
- 31 修身篇·致九弟·万望毋恼毋怒
- 32 修身篇·致九弟·宜以自养自医为主
- 33 修身篇·致九弟·凡郁怒最易伤人
- 34 修身篇·致四弟·述养身有五事

- 35 修身篇·致九弟·宜自修处求强
- 36 修身篇·致九弟·时刻悔悟大有进益
- 37 修身篇·致九弟·必须逆来顺受
- 38 劝学篇·禀父母·闻九弟习字长进
- 39 劝学篇·禀父母·教弟写字养神
- 40 劝学篇·禀父母·劝两弟学业宜精
- 41 劝学篇·致诸弟·述求学之方法
- 42 劝学篇·致诸弟·读书宜立志有恒
- 43 劝学篇·致诸弟·勉励自立课程
- 44 劝学篇·致诸弟·讲读经史方法
- 45 劝学篇·致六弟·述学诗习字之法
- 46 劝学篇·致诸弟·劝述孝悌之道
- 47 劝学篇·致诸弟·温经更增长见识
- 48 劝学篇·致诸弟·勿为时文所误
- 49 劝学篇·禀父母·教弟注重看书
- 50 劝学篇·致诸弟·必须立志猛进
- 51 劝学篇·致诸弟·读书必须有恒心
- 52 劝学篇·致诸弟·按月作文寄京
- 53 劝学篇·致诸弟·评文字之优劣
- 54 劝学篇·致四弟·读书不可太疏忽
- 55 劝学篇·致四弟·宜劝诸侄勤读书
- 56 劝学篇·致四弟九弟·宜居家时苦学
- 57 劝学篇·致九弟·讲求奏议不迟
- 58 劝学篇·致四弟九弟·谆嘱瑞侄用功
- 59 劝学篇·致四弟九弟·述为不学有四要事
- 60 治家篇·禀父母·述家和万事兴
- 61 治家篇·禀父母·教弟以和睦为第一
- 62 治家篇·致诸弟·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
- 63 治家篇·禀父母·勿因家务过劳
- 64 治家篇·禀叔父母·勿因劳累过度
- 65 治家篇·致诸弟·无时不想回家省亲
- 66 治家篇·致诸弟·告诫弟弟要清白做人
- 67 治家篇·致诸弟·述改建祖屋之意见
- 68 治家篇·致诸弟·拟定于明年归家探亲
- 69 治家篇·致诸弟·迎养父母叔父
- 70 治家篇·谕纪泽·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

- 71 治家篇·谕纪泽·携眷赶紧出京
- 72 治家篇·谕纪泽·家眷万不可出京
- 73 治家篇·谕纪泽·勤通书信不必挂念
- 74 治家篇·谕纪泽·家眷在京须一切谨慎
- 75 治家篇·致诸弟·在家宜注重勤敬和
- 76 治家篇·致诸弟·勿使子侄骄奢淫佚
- 77 治家篇·谕纪泽·宜教家人勤劳持家
- 78 治家篇·致四弟·宜常在家侍候父亲
- 79 治家篇·致四弟·不宜常常出门
- 80 治家篇·致四弟·得两弟为帮手
- 81 治家篇·致九弟·归家料理祠堂
- 82 治家篇·致四弟季弟·在家里注重种蔬等事
- 83 治家篇·致诸弟·述家庭不可说利害话
- 84 治家篇·致诸弟·述起屋造祠堂
- 85 治家篇·致四弟·治家有八字诀
- 86 治家篇·致四弟·居乡要诀宜节俭
- 87 治家篇·致九弟季弟·做后辈宜戒骄横之心
- 88 治家篇·致四弟·教子侄宜戒骄奢佚
- 89 治家篇·致四弟·教子侄做人要谦虚勤劳
- 90 治家篇·致四弟·教子弟去骄气惰习
- 91 治家篇·致四弟·教子弟牢记祖训八字
- 92 治家篇·致四弟·教弟必须爱惜物力
- 93 治家篇·致四弟·惜福贵乎勤俭
- 94 治家篇·致九弟·欣悉家庭和睦
- 95 治家篇·致四弟·教子勤俭为主
- 96 治家篇·致四弟·宜以耕读为本
- 97 理财篇·禀祖父母·述告在京无生计
- 98 理财篇·禀祖父母·述京中窘迫状
- 99 理财篇·禀父母·筹划归还借款
- 100 理财篇·禀父母·借银寄回家用
- 101 理财篇·禀父母·在外借债过年
- 102 理财篇·禀父母·家中费用窘迫
- 103 理财篇·禀祖父母·无钱寄回家
- 104 理财篇·禀父母·寄银还债济人
- 105 理财篇·致诸弟·取款及托带银
- 106 理财篇·禀父母·送参冀减息银

- 107 理财篇·禀父母·取借款须专人去
- 108 理财篇·禀父母·在京事事节俭
- 109 理财篇·禀叔父母·托人带银两归家
- 110 理财篇·致诸弟·家中务请略有积蓄
- 111 理财篇·谕纪泽·托人带银至京
- 112 理财篇·致诸弟·带归度岁之资
- 113 理财篇·致九弟·述捐银作祭费
- 114 理财篇·致九弟·劝捐银修祠堂
- 115 理财篇·禀祖父母·请给族人以资助
- 116 理财篇·禀祖父母·先馈赠亲戚族人
- 117 理财篇·致诸弟·述接济亲戚族人之故
- 118 理财篇·禀祖父母·赠亲戚族人数目
- 119 理财篇·禀叔父母·请兑钱送人
- 120 理财篇·致诸弟·节俭置田以济贫民
- 121 理财篇·致九弟·顺便可以周济
- 122 理财篇·致九弟·周济受害绅民
- 123 理财篇·致四弟九弟·千里寄银礼轻义重
- 124 理财篇·致四弟·送银子共患难者
- 125 交友篇·致诸弟·交友拜师宜专一
- 126 交友篇·致诸弟·必须亲近良友
- 127 交友篇·致诸弟·交友须勤加来往
- 128 交友篇·致诸弟·切勿占人便宜
- 129 交友篇·禀父母·述接待朋友之法
- 130 交友篇·致九弟·患难与共勿有遗憾
- 131 交友篇·致九弟·述挽胡润帅联
- 132 交友篇·致九弟季弟·述有负朋友
- 133 为政篇·禀祖父母·述与英国议和
- 134 为政篇·禀父母·述盘查国库巨案
- 135 为政篇·禀父母·具折奏请日讲
- 136 为政篇·致诸弟·具奏言兵饷事
- 137 为政篇·致诸弟·进谏言戒除骄矜
- 138 为政篇·致九弟·暂缓祭祀望溪
- 139 为政篇·致九弟季弟·述筹办粤省厘金
- 140 为政篇·致九弟·述抽本省之厘税
- 141 为政篇·致九弟·处事修身宜明强
- 142 为政篇·致诸弟·喜述大考升官

- 143 为政篇·禀祖父母·报告荣升侍讲
- 144 为政篇·禀祖父母·报告考差信
- 145 为政篇·禀祖父母·报告补侍读
- 146 为政篇·致诸弟·喜述得会试房差
- 147 为政篇·禀父母·万望勿入署说公事
- 148 为政篇·禀叔父母·报告升翰林院侍读学士
- 149 为政篇·禀父母·敬请祖父换蓝顶
- 150 为政篇·禀父母·拟为六弟纳监
- 151 为政篇·禀父母·报告两次兼职
- 152 为政篇·禀父母·请勿悬望得差
- 153 为政篇·禀父母·附呈考差诗文
- 154 为政篇·禀父母·贺六弟成就功名
- 155 为政篇·禀父母·请敬接诰封轴
- 156 为政篇·禀父母·不敢求非分之荣
- 157 为政篇·禀父母·请四弟送归诰轴
- 158 为政篇·禀父母·谨遵家命一心服官
- 159 为政篇·致诸弟·述升内阁学士
- 160 为政篇·致诸弟·喜述补侍郎缺
- 161 为政篇·致诸弟·述奉旨为较射大臣
- 162 为政篇·致诸弟·喜闻九弟得优贡
- 163 为政篇·致九弟·为政切不可疏懒
- 164 为政篇·致九弟·述弟为政优于带兵
- 165 为政篇·致四弟·述坚守作战之困难
- 166 为政篇·致九弟·述兄弟同获圣恩
- 167 为政篇·致九弟·申请辞退一席
- 168 为政篇·致九弟·述让纪瑞承荫
- 169 为政篇·致九弟·述纪梁宜承荫
- 170 为政篇·致九弟·述奏议乃为臣之事
- 171 为政篇·致九弟·不必再行辞谢
- 172 为政篇·致九弟·战事宜自具奏
- 173 为政篇·致四弟·兄弟同蒙封爵
- 174 为政篇·致四弟九弟·述应诏面陛之策
- 175 用人篇·致诸弟·述营中急需人才
- 176 用人篇·致诸弟·调彭雪琴来江
- 177 用人篇·致九弟·催周凤山速来
- 178 用人篇·致九弟·交人料理文案

- 179 用人篇·致九弟·愧对江西绅士
- 180 用人篇·致九弟·宜以求才为在事
- 181 用人篇·致九弟·拟保举李次青
- 182 用人篇·致九弟季弟·拟和陈射仙办大通厘金
- 183 用人篇·致九弟·述告办事好手不多
- 184 用人篇·致沅弟季弟·随时推荐出色的人
- 185 用人篇·致九弟季弟·述杨光宗不驯
- 186 用人篇·致沅弟季弟·嘱文辅卿二语
- 187 用人篇·致九弟·宜多选好替手

### 男国藩跪禀

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，自闰三月十四日，在都门拜送父亲，嗣后共接家信五封。五月十五日，父亲到长沙发信，内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。谨悉祖父母大人康强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诸弟读书发奋，并喜父亲出京，一路顺畅，自京至省，仅三十余日，真极神速。

迩际男身体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渐早。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则头昏，故常冥心于无用，优游涵养，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。九弟功课有常，《礼记》九本已点完，《鉴》已看至《三国》，《斯文精粹》诗文，各已读半本，诗略进功，文章未进功。男亦不求速效，观其领悟，已有心得，大约手不从心耳。

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须扶持，尚未能言，无乳可食，每日一粥两饭。家妇身体亦好，已有梦熊之喜，婢仆皆如故。

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，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，同乡六人，得四庶常，两知县，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日付回。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。

同乡京官如故，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，梅霖生病势沉重，深为可虑。黎樾乔老前辈处，父亲未去辞行，男已道达此意。广东之事，四月十八日得捷音，兹将抄报付回。

男等在京，自知谨慎，堂上各老人，不必挂怀。家中事，兰姊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男谨禀，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（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）



### 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十月廿二，奉到手谕，敬悉一切。郑小珊处，小隙已解。男人前于过失，每自忽略，自十月以来，念念改过，虽小必惩，其详具载示弟书中。

耳鸣近日略好，然微劳即鸣。每日除应酬外，不能不略自用功，虽欲节劳，实难再节。手谕示以节劳，节欲，节饮食，谨当时时省记。

萧辛五先生处寄信，不识靠得住否？龙翰臣父子，已于十一月初一日到；布疋线索，俱已照单收到，惟茶叶尚在黄恕皆处。恕皆有信与男，本月可到也。男妇及孙男女等皆平安，余详于弟书，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）

诸位贤弟足下：

十月廿一，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，内途中日记六页，外药子一包。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，欣悉以慰。

自九弟出京后，余无日不忧虑，诚恐道路变故多端，难以臆揣。及读来书，果不出吾所料，千辛万苦，始得到家，幸哉幸哉！郑伴之下不足恃，余早已知之矣。郁滋堂如此之好，余实不胜感激！在长沙时，曾未道及彭山岷。何也？

四弟来信甚详，其发愤自励之志，溢于行间；然必欲找馆出外，此何意也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，容易耽阁不如出外较净耳。然出外从师，则无甚耽阁，若出夕做书，其耽阁更甚于家塾矣。且苟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，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。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净之乡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，何必择时，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。

六弟自怨数奇，余亦深以为然；然屈于小试，辄发牢骚，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。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，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。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。蛮夷猾夏则忧之，小人在位，贤人否闭则忧之，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忧之。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体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斥得失，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六弟屈于小试，自称数奇，余穷笑其所忧之不大也。

盖人不读书则已，亦既自名曰读书人，则必从事于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之纲领有三，明德新民止至善，皆我分内事也。昔卖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，谓此三项，与我身毫不相涉，则读书何用？虽使能文能诗，博雅自诩，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，岂不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？朝廷以制艺取士，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，必能明圣贤之理，行圣贤之行，可以居官莅民，整躬率物也。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，则虽能文能诗，而于修己治人之道？关茫然不讲，朝廷用此等人作官，与用牧猪奴作官，何以异哉？

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，则《大学》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。其修目有八，自我观之，其致功之处，则仅二者而已，曰格物，曰诚意。格物，致知之事也。诚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心意知家国天下，皆物也。天地万物，皆物也。日用常行之事，皆物也。格者，即格物而穷其理也。如事亲定省，物也。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事兄随行，物也。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。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。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。切己体察，穷其理，即格物也。知一句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

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，一事一物，皆求其理。倭良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，每日有日课册。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，皆笔之于书，书皆楷字。三月则订一本，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尽其慎独之严，虽妄念偶动，必即时克治，而著之于书，故所卖之书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兹将良峰先生日课，钞三叶付归，与诸弟看。

余自十月初一日起，亦照良峰样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，亦写楷书。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，亦有日课册。树堂极为虚心，爱我如兄弟，敬我如师，将来必有所成。余向来有无恒之弊，自此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盖明师益友，重重夹持，能进不能退也。本

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，因今日镜海先生来，要将个本子带回去，故不及钞。十一月有折差，准抄几叶付回也。

余之益友，如倭艮峰之瑟（个间），令人对之肃然。吴竹如窠兰泉之精义，一言一事，必求至是。吴子序邵慧西之谈经，深思有辨。何子贞之谈字，其精妙处，无一不合，其谈诗尤最符契。子贞深喜吾诗，故吾自十月来，已作诗十八首，兹抄二叶付回，与诸弟阅。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，汲汲不遑，亦良友也。镜海先生，吾虽未尝执贽请业，而心已师之矣。

吾每作书与诸弟，不觉其言之长，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。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，我实乐之，如获至宝，人固各有性情也。

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，念念欲改过自新；思从前与小珊有隙，实是一朝之忿，不近人情，即欲登门谢罪。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，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。十三日与岱云合队，请小珊吃饭，从此欢笑如初，前隙盖释矣。近事大略如此，容再读书。国藩手具。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）

### 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六月廿日，接六弟五月十二书，七月十六，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书。皆言忙迫之至，寥寥数语、字迹潦草，即县试案首前列，皆不写出。同乡有同日接信者，即考古老先生，皆已详载。同一折差也，各家发信，迟十余日而从容；诸弟发信，早十余日而忙迫，何也？且次次忙迫，无一次从容者，又何也？

男等在京，大小平安，同乡诸家皆好；惟汤海秋于七月八日得病，初九日未刻即逝。八月十八考教习，冯树堂、郭筠仙、朱嘯山皆龇湖南今年考差，仅何子贞得差，余皆未放，惟陈岱云光景最苦。男因去年之病，反以不放为乐。王仕四已善为遣回，率五大约在粮船回，现尚未定；渠身体平安，二妹不必挂心。叔父之病，男累求详信直告，至今未得，实不放心。

甲三读《尔雅》，每日二十余字，颇肯率教。六弟今年正月信，欲从罗维山处附来，男甚喜之！后来信绝不提及，不知何故？所付来京之文，殊不甚好。在省读书二年，不见长进，男心实忧之，而无如何，只恨男不善教诲而已。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，中无所有，而夜郎自大，此最坏事。四弟九弟虽不长进，亦不自满，求大人教六弟，总期不自满足为要。余俟续陈。男谨禀。  
(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廿日)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昨廿七日接信，畅快之至，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。四弟七夕诗甚佳，已详批诗后；从此多作诗亦甚好，但须有志有恒，乃有成就耳。余于诗亦有工夫，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。但人事太多，故不常作诗；用心思索，则无时敢忘之耳。

吾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事靠得住。进德，则孝悌仁义是也；修业，则诗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则我之尺也，得寸则我之寸也。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馀了一文钱；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至于功名富贵，悉由命走，丝毫不能自主。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，托以两孙，当面拜为门生。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，科考丁艰，竟不入学。数年后两孙乃皆入，其长者仍得两榜。此可见早迟之际，时刻皆有前走，尽其在我，听其在天，万不可稍生妄想。六弟天分较话弟更高，今年受黜，未免愤怨，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，大加卧薪尝胆之功，切不可因愤废学。

九弟劝我治家之法，甚有道理，喜甚慰甚！自荆七遗去之后，家中亦甚整齐，待率五归家便知。书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。”九弟所言之理，亦我所深知者，但不能庄严严厉，使人望若神明耳。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，而刻刻警剩季弟天性笃厚，诚如四弟所云，乐何如之！求我示读书之法，及进德之道。另纸开示。作不具，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付九日）

四位老弟足下：

吾人为学，最要虚心。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，往往恃才傲物，动谓人不如己，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，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，既骂房官，又骂主考，未入学者，则骂学院。平心而论，己之所为诗文，实亦无胜人之处；不特无胜人之处，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。只为不肯反求诸己，便都见得人家不是，既骂考官，又骂同考而先得者。傲气既长，终不进功，所以潦倒一生，而无寸进也。

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，惟小考七次始售。然每次不进，未尝敢出一怨言，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。至今思之，如芒在背。当时之不敢怨言，诸弟问父亲、叔父及朱尧阶便知。盖场屋之中，只有文丑而侥幸者，断无文佳而埋没者，此一定之理也。

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，只为傲气太胜，自满自足，遂不能有所成。京城之中，亦多有自满之人，识者见之，发一冷笑而已。又有当名士者，鄙科名为粪土，或好作诗古文，或好讲考据，或好谈理学，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。自识者观之，彼其所造曾无几何，亦足发一冷笑而已。故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气，力戒自满，毋为人所冷笑，乃有进步也。诸弟平日皆恂恂退让，第累年小试不售，恐因愤激之久，致生骄惰之气，故特作书戒之。务望细思吾言而深省焉，幸甚幸甚！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）

### 男国藩跪禀

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四月十四日，接奉父亲三月初九日手谕，并叔父大人贺喜手示，及四弟家书。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，且日加沉剧，父叔离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，无昼夜之间，无须叟之懈。男独自一人，远离膝下，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，罪责甚深。闻华弟荃弟文思大进，葆弟之文，得华弟讲改，亦日驰千里，远人闻此，欢慰无极！

男近来身体不甚结实，稍一一用心，即癖发于面。医者皆言心亏血热，故不能养肝，热极生风，阳气上肝，故见于头面。男恐大发，则不能入见，故不敢用心，谨守大人保养身体之训，隔一日至衙门办公事，余则在家不妄出门。现在衙门诸事，男俱已熟悉，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，上下水乳俱融，同寅亦极协和。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，为国家办照例之事，不苟不懈，尽就条理，亦所深愿也。

英夷在广东，今年复请入城；徐总督办理有方，外夷折服竟不入城，从此永无夷祸，圣心嘉悦之至！术帮每言皇上连年命运，行劫财地，去冬始交脱，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。今年气象，果为昌泰，诚国家之福也！

儿妇及孙女辈皆好，长孙纪泽前因开蒙大早，教得太宽。项读毕《书经》，请先生再将《诗经》点读一遍，夜间讲《纲鉴》正史，约已讲至秦商鞅开阡陌。

李家亲事，男因桂阳州往来太不便，已在媒人唐鹤九处回信不对。常家亲事，男因其女系妾所生，已知春不皆矣。纪泽儿之姻事，屡次不就，男当年亦十五岁始定婚，则纪泽再缓一二年，亦无不可，或求大人即在乡间选一耕读人家之女，男或在京自定，总以无富贵气都为主。纪云对郭雨三之女，虽未订盟，而彼此呼亲家，称姻弟，往来亲密，断不改移。二孙女对岱云之次子，亦不改移。谨此禀闻，余详与诸弟书中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）

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：

日来京寓大小平安，癖疾又已微发，幸不为害，听之而已。湖南榜发，吾邑竟不中一人。沅弟书中，言温弟之文，典丽鹜皇，亦尔被抑，不知我诸弟中半来科名，究竟何如？以祖宗之积累，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。以诸弟之年华正盛，即稍迟一科，亦未遂为过时。特兄自近年以来，事务日多，精神日耗，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，长住京城，为我助一臂之力。且望诸弟分此重任，余亦欲稍稍息肩，乃不得一售，使我中心无倚。

盖植弟今年一病，百事荒废，场中之患目疾，自难见长。温弟天分，本甲于诸弟，惟牢骚太多，性情太懒，前在京华，不好看书，又不作文，余心即甚忧之。近闻还家后，亦复牢骚如常，或数月不搦管为文。吾家之无人继起，诸弟犹可稍宽其责，温弟则实自弃，不昨尽诿其咎于命运。

吾尝见朋友不中牢骚太甚者，其后必多抑塞<sup>①</sup>，如吴（木云）台凌荻舟之流，指不胜屈。盖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，无故而尤天，则天必不许，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，感应之理，自然随之。温弟所处，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，乃动则怨尤满腹，百不如意，实我之所不解。以后务宜力除此病，以吴（木云）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。凡遇牢骚欲发之时，则反躬自思，吾果有何不足，而蓄此不平之气，猛然内省，决然去之。不惟平心谦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一养此和气，可以稍减病患。万望温弟再三细想，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，不直一晒<sup>②</sup>也。

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，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，余署刑部，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。袁漱六昨又生一女，凡四女，已殇其二，又丧其兄，又丧其弟，又一差不得，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！黄麓西由江苏引入京，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，居然有经济才。

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，以知县用，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，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。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，次早饭时，讶其不起，开门视之，则已死矣。死生之理，善人之报，竟不可解。

邑中劝捐，弥补亏空之事，余前已有信言之。万不可勉强勒派。我县之亏，亏于官者半，亏于书吏者半，而民则无辜也。向来书吏之中饱，上则吃官，下则吃民，名为包片包解。其实当征之时，是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，当解之时，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，犹索食于虎狼之口，再四求之，而终不肯吐，所以积成巨亏。并非实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蚀人已也。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，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，实为官民两利，所不利者，仅书吏耳。即见制台留朱公，亦造福一邑不小，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。惟损银弥亏，则不宜操之太急，须人人愿捐乃可。若稍有勒派，则好义之事，反为厉民之举，将来或翻为书吏所藉口，必且串通劣绅，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，万不可不预防也。

梁侍御处银二百，月内必送去，凌宅之二百，亦已兑去。公车来，兑六七十金，为送亲族之用，亦必不可缓，但京寓近极艰窘，此外不可再兑也。书不详荆余俟续县。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）

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项接来缄，又得所寄吉安一缄，具悉一切。朱太守来我县，王刘蒋唐往陪，而弟不往宜其见怪。嗣后弟于县城省城，均不宜多去。处兹大乱未平之际，惟当藏身匿变，不可稍露圭角于外，至要至要！

吾年一饱阅世态，实畏宦途风波之险，常思及早抽身，以免咎戾，家中一切，有关系衙门者，以不兴闻为妙。（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）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申刻，代一自县归，接弟手书，具审一切。十三日未刻文辅卿来家，病势甚重，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，似是瘟疫之证，两耳已聋，昏迷不醒，问作诸语，皆惦记营中。余将弟已赴营，省城可筹半饷等事，告之四五次。渠已醒悟，且有喜色。因嘱其静心养病，不必挂念营务，余代为函告南省江省等语。

渠亦即放心，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还家矣。若调理得宜，半月当可痊愈，复原则尚不易易。陈伯符十二日来我家，渠因负疚在身，不敢出外酬应，欲来乡来避地计。黄子春官声及好，听讼勤明，人皆畏之。弟到省之期，计在二十日，余日内甚望弟信，不知金八佑九，何以无一人归来，岂因饷来未定，不遽遣使归与？

弟性褊急似余，恐拂郁或生肝疾，幸息心忍耐为要！兹趁便；寄一缄，托黄宅转递，弟接到后，望（上山而下）人送信一次，以慰悬悬。家中大小平安，诸小儿读书，余自能一一检点，弟不必挂心。（咸丰七年九月廿二日）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接第十五夜所发之信，知十六日已赴吉安矣，吉字中营尚易整顿否？古之成大事者，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，二者阙一不可。弟之综理密微，精力较胜于我。军中器械，其略精者，宜另立一簿，亲自记注，择人而授之。古人以销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，恒以取胜。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，刀矛则全不讲究。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，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，人颇爱重。弟试留心此事，亦练理之一端也。至规模宜大，弟亦讲求及之。但讲阔大者，最易混入散漫一路。遇事颠颠，毫无条理，虽大亦奚足贵？等差不紊，行之可久，斯则器局宏大，无有流弊者耳。

顷胡润芝中丞来书，赞弟有曰“才大器大”四字，余甚爱之。才报于器，良为知言。

湖口贼舟于九月八日焚夺净尽，湖口梅家洲皆于初九日攻克，三年积愤，一朝雪耻，雪琴从此重游浩荡之宇。惟次青尚在坎（上穴下臼）之中，弟便中可与通音问也。李迪庵近有请假回籍省亲之意，但未接渠手信。渠之带勇，实有不可及处，弟宜常与通信，殷殷请益。弟在营须保养身体，肝郁最伤人，余平生受累以此，宜和易以调之也。（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）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正七、有十归，接弟信，备悉一切。定湘营既至三曲滩，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，弟可与之款接。来书谓“意趣不在此，则兴会索然”，此却大不可。凡人作一事，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。不可见异思迁，做这样想那样，坐这山望那山。人而无恒，终身一无所成，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，实在受害不校当翰林时，应留心诗字，则好涉猎他书，以纷其志；读性理书时，则杂以诗文各集，以歧其趋。在六部时，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。在外带兵，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，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。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，即水军一事，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。

现在带勇，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，早夜孳孳，日所思，夜所梦，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。不可又想读书，又想中举，又想作州县，纷纷扰扰，千头万绪，将来又蹈我之覆辙，百无一成，悔之晚矣。

带勇之法，以体察人才为第一，整顿营规、讲求战守次之，《得胜歌》中各条，一一皆宜详求。至于口粮一事，不宜过于忧虑，不可时常发禀。弟章既得楚局每月六千，又得江局月二三千，便是极好境遇。李希庵十二来家，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。又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，昨盐局专丁前来禀沟，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，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，但弟不宜指请耳。

饷项既不劳心，全副精神讲求前者数事，行有馀力则联络各营，款接绅士。身体虽弱，却不宜过于爱惜。精神愈用则愈出，阳气愈提则愈盛。每日作事愈多，则夜间临睡愈快活。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，将前将却，奄奄无气，决难成事——凡此，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。

弟宜以李迪庵为法，不慌不忙，盈科后进，到八九个月后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。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，今老矣，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。

邓先生品学极好，甲三八股文有长进，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。亦山教书严肃，学生甚为畏惮。吾家戏言戏动积习，明年喜在家，当与两先生尽改之。

下游镇江、瓜洲同日克夏，金陵指日可克。厚庵放闽中提督，已赴金陵会剿，准其专招奏事。九江亦即日可复。大约军事在吉安、抚、建等府结局，贤弟勉之。

吾为其始，弟善其终，实有厚望。若稍参以客气，将以鼓志，则不能为我增气也。

营中哨队请人气尚完固否？下次祈书及。（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）